

刘金散女创作艺术论

刘金散题



刘福泉、王新玲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

刘福泉 王新玲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 / 刘福泉, 王新玲 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1

ISBN 7-5434-5622-2

I.巴… II.①刘…②王… III.巴金(1904~)
—散文—文学研究 IV.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第 006565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列电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1 千字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2-2/I·916
定 价 24.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读巴金散文的一点理解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代序

福泉、新玲：

近好！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的清样我已经读了，这是一本风格老实的研究著作，你们对巴金先生一生创作的三十多部散文集（还包括一些散篇）几乎是逐卷研读，择篇细论，表现出认真的态度和踏实的学风。对于诗歌和散文创作，我一向是避免去论述，自以为功力不逮。如果是虚构的小说，可以经过解读情节来窥探其艺术奥妙，或者从其叙事方式上分析作者心理，诸种方法皆可为我所用。我对散文却不敢妄加评论，散文一般是直接的抒情和叙写，它不需要含蓄在叙述结构中的象征、暗示等因素，也不需要窥探什么虚构背后的意义，所以很难说出什么道道来。我自己不会说，也不佩服别人说什么，有时候读一些研究散文的文章，能把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反复地举例渲染，总也以为是不必要的。所以在巴金研究中，我始终回避对其散文风格的探讨。（你们在文章中引用过我与李辉合写的《巴金散文的艺术》，发表在《散文世界》上，没有收入任何集子，不知你们是怎么会找到这篇文章的，我回忆是李辉写的，那时我们的文章写成后，常以两人的名义发表。）巴金先生的散文，总是如江河清白之水，一泻千里，不及触目，难以惊心。

如作为作家生平行状来读,当有重要史料价值,作为艺术品来鉴赏,真如巴老自己所称的“无技巧”。真情是不需要装饰的,但如仅仅赞其“朴素”又失之简陋,等于是无话找话,而且也不符合艺术不离匠心的道理。

因此,我仍然以为巴金散文的意义在于思想之远,感情之诚,语言则过白。因其语言过白,往往让时下之人误以为其思想浅而感情浮。譬如说,最近读李辉先生批评林贤治先生的文章,据说林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公然议论说,巴金在《随想录》里反复强调的“讲真话”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而给以讥讽。我没有读过林先生的文章,不知道“此说”的上下文是怎样联系的,虽说林先生以大胆犯上而著名,但总不至于把“讲真话”看得这样容易。不说别的,就是以今年 SARS 流行来说,身在广州的林先生应该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养成“讲真话”的习惯究竟是小学生需要还是大人物需要?林先生发表此文可能正是 SARS 事件需要全民族来反思的时候,报上所载的知识界纷纷举笔作颂,赞歌不绝,而对于肇祸的瞒上欺下官僚主义的腐败现象却噤若寒蝉。屈子吟骚,史迁发愤,阮氏青眼,蒋公绝唱,真正的良知需要有胆有识有智,直面人生谈何容易?即使巴金先生这样地位的人,要想直面人生也非易事,他深深明白此中道理,才含糊其辞地表达心曲,以期望后来者在更加宽容正常的环境下能够理解他的苦心。谁知后来者更加浮躁更加浅陋,连对环境的真实的一点起码认识也没有,还自以为太平盛世可以信口开河,这才是真正的隔膜所在。

读《随想录》者知道,讲真话并非是巴金先生最初写作意图。开始几篇,他的目标很清楚,是为了参加社会上各种文艺问题的“争鸣”,为了探索新的理论与观念,所以一开始就涉及如何评价《望乡》、读外国文学名著、歌德与缺德、《关于假如我是真的》讨论等问题,他也是坦率直言,畅所欲言。到了后来,渐渐的他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林贤治先生当然不可能感受到,但巴金先生是明

显感受到的,这就是后来不断抱怨的“冷风”,于是渐渐的,意识到一个知识分子远还没有到达畅所欲言的时代。所以要强调“讲真话”,就是因为讲真话之难,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因为他真实地感受到言说的困难。我指的其思想之远感情之诚,都是指这种精神状态而言,随风转向、说话如唱山歌一样好听的人是不会有如此压力和遭遇如此言说之困难的。而他为了把某些精神主张通过最易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只有强调“讲真话”,正如林先生所说,这本来应该用来教育小学生的内容,但是我们做到了没有呢?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整个社会做不到讲真话,那么怎能有效地教育小学生呢?这一些连锁反应就不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吗?就像后来巴老为他那些有信仰的朋友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个过时的、肤浅的概念,但又是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概念。用浅显的概念来包藏他深沉的思想感情,这是巴金在当代言说中遭遇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束缚了他思想精髓的进一步的表达,也使许多不在同一境遇下的读者失去了对其言说背景的理解,变得异常隔膜。巴金先生的散文语言过白,为的是能使他的思想感情传达到社会普通人中,但也妨碍了他的思想的深刻内涵的表达,我们的知识分子历来喜欢故弄玄虚作深刻状,对浅显的语言只能作更加浅显的理解,我不知道这是巴金先生的悲哀还是知识界的悲哀。

我觉得谈巴金的散文,重点在其思想表达上,而不在其语言艺术上。对于你们的逐篇评论我基本赞同,这样比较认真的作品细读,远比高高在上的做宏观评判,然后冷漠地摇摇头大呼其浮浅的所谓高深者要有价值的多。但有些分析还是太简单了一些,散文是最能表达作家心声的,如果结合作家心声的社会环境来解读,可以读出更多的内涵。谈《随想录》部分也太简略,这是巴金先生最伟大的一部散文著述,其意义远不能穷尽于张慧珠先生的一部《巴金随想论》,我一直打算在学校里开设《随想录》研读课程,

就是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人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大致了解,但如何读法仍然没有把握,尚在准备中。还有,对于你们把巴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家的创作划为人生的控诉派,似不确,陆蠡、丽尼的散文优美绝伦,缪崇群的散文近于伤感,都无法用控诉来归纳,而且他们均是巴金的朋友,但相互之间并不能以一“派”来归纳。如果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一团体来讨论他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那也不能把缪崇群列入。其它部分,如关于消极修辞的作用等,颇有新意,似可再加强分析。

这几天天实在太热,我也实在太忙,只能趁着早上的凉快,随便谈点心得,可能无助于读者对你们的著作的理解,也只能是抱歉了。匆匆

祝暑安

陈思和

2003年7月6日黑水斋

引 言

巴金自己常将卢梭称为 18 世纪世界的良心，将托尔斯泰称为 19 世纪世界的良心。在中国，20 世纪的上半期，鲁迅可以称为中国的良心，那么下半期巴金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良心，在整个 20 世纪文学史中，也只有他们二人道德操守能当此称。这颗良心是巴金所有作品的底色，而在散文中体现的尤为透明。

巴金是一个具有博大爱心、真诚热情的人。他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一分子，他愿意以最直接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早年乃至一生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像他所崇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家或革命理论家，如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妮格念尔等。但他性格中柔弱的一面，使他缺少了革命者所必需的果敢、坚强甚至是狠毒。强烈的革命激情与敏感柔弱的性格，使他只能做一个口头革命家。纵观巴金的革命活动，除了在成都时散发过传单与参加过革命团体，还有在法国参加过世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营救萨珂、凡宰特的活动，他更多的是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与著作的翻译工作，并未实际地参加过具体的革命实践，即使是几下泉州、广东，当时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正在从事在中国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组织工会、民团、妇女会、学校，实行对平民的义务教育等，但巴金只是对他的这些朋友们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并未参加到任何的实际行动中去，他的这些做法曾遭到一些无政府主义朋友的反对，他自己也认为自己还称不上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早就去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了。巴

金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光明,这就是我这许多年来在暗夜里所呼号的目标,它带着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①但光明的理想与黑暗的现实大相径庭,这种理想如何去实现,他不清楚,为此,他不满意自己,他苦恼。这种矛盾往往使他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那就是心的激斗,那是矛盾,我努力来消除那矛盾,我在心里整天地争斗着,然而结果矛盾依然原样地存在。这可以说是自己在熬煎自己。……我仿佛是一只折了翅膀的老鹰,我不能够再在广阔的天空里飞翔了。我的绝望只有我自己知道。”^②为此,他开始了不停息的探索。巴金所崇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用文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于是写作成为他从事革命工作的一种代偿性行为,把文学作为攻击黑暗的武器,追求光明的呼号,作为对那些仍在从事革命工作的朋友们精神上的慰藉。内敛的性格使他的革命激情贮于胸中,就像是火山内部的岩浆。不善言辞的他,拿起了笔,就像是火山找到了喷发口,他那改造世界的热情,对于人间的博大的爱,理想的受挫与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激愤便从他的笔尖奔涌而出。“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泻,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③无政府主义者看待文艺纯粹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于追求纯艺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于形式主义的技巧的玩弄,他们认为那是贵族化的玩意而对之投以轻蔑的一瞥,克鲁泡特金说过“一枚爆裂弹,胜过十万卷书”,他也承认艺术能带来最高的快乐与享受,也并不是不懂得艺术的美和魅力,只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无权去享受,“在我的周围,我只看见贫困,只看见争一片发霉的面包之苦斗,这时候我还有什么权利来享受这些最高的快乐呢?为了使我得以生活

在这高雅的情绪世界中,我底一切费用都必然从那般生产了麦子而自己底小孩却不能够饱腹的人底口里夺来的。”^④巴金所崇敬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们对于他的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整个庞贝城都会被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跟多数人隔离,象现在的遗老遗少们鉴赏古董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在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它们骄傲的地位?”^⑤这也是巴金一生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为此他有明确的取舍:“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⑥这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就是他的无政府信仰及其为实现这个信仰而去从事具体的革命活动。其实,巴金算不上“革命”作家,虽然他的许多作品也是写年轻人的革命斗争,但似乎与后来所谓的主流革命是两码事,奇怪的是有许多青年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却称是受巴金作品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以革命作家自居的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并没有引导多少青年人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不免使那些革命作家们感到尴尬。因此,总有些人以缺乏艺术性来诋毁巴金的作品,而巴金本人也一再地拒绝人们以作家身份来给自己定位,我想这正是由于巴金骨子里的“革命意识”在作祟的缘故吧。

巴金崇尚革命,但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而始终以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对自己对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巴金对革命认识的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巴金崇尚革命,但又怯于行动,既执著坚强,又敏感脆弱,“我盼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⑦这也是巴金革命的独特之处。巴金崇尚革命,目的是追求理想的社会,并不是热衷于追求政治权势,他没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事实上却种瓜得豆,凭着他自己并不满意的文学成就而在晚年取得了政治上的高

位——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只是巴金从来没有看重这一切,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巴金的这些矛盾正是他的一种独特的存在,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使我想起了巴金的一位同乡——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天生的一个诗人偏偏一生以政治家自许,却又缺乏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只能在文学中发泄政治上的失意与胸中的郁闷,却因此成就了文学上的千秋伟业。也许恰恰是这种矛盾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造就了以展示和挖掘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文学家。巴金与李白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政治上的力不从心造就了文学上的成功,一时的政治的失意造就了永恒的文学上的成就。所不同的是李白性格外露而爱张狂,巴金性格内敛而喜欢沉静。

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并且想努力拥有人格的纯洁与崇高,并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例如,在文革过后,许多人忙于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并在处心积虑地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迫害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夸耀自己如何跟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往自己脸上贴金,巴金却开始了他的反思,并在精神上开始了逐步的全面的觉醒。就在那个人们忙于歌颂新的伟大胜利的时代,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显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让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感觉不舒服,同时也让那些文革的后得利益者不得不在他的文章面前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及在文革中的丑恶的表演,自然他们也会感到不舒服,四面八方的“干扰”更使巴金意识到了他的反思的意义。在长期的残酷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人们普遍地都患了心灵冷漠症,具体表现为:缺乏热情,缺乏正义感,缺乏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久而久之,在是非面前也就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操守。尽管巴金比这些人更有资格自认清白,但他却为自己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的表现感到了羞愧。那时他违背了自己一贯主张的说真话,说了那么多的假话,他为自己的那些违心的假话感到害羞,他一再自虐性地主张要说真话,是

对自己的不原谅。虽然当时的人们大多把自己的过失推给了时代,但巴金却把忏悔的十字架背在自己已经衰老的肩上。“他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圣西门式的热情,同时还一定程度地拥有卢梭式的正义感,克鲁泡特金式的想象力,雪莱式的纯洁,托尔斯泰式的善良与高贵。敢于拥有这些品性中的任何一种,在中国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巴金却同时拥有这一切,堪称奇人了。也许有人要批评巴金没有在实践中坚守这一切。巴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羞愧不已,一个人的羞愧感,不足以补偿他在道德实践上的缺憾,然而巴金式的羞愧除外。需知五千年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还是道德家,怀着有负于世、有负于己的羞耻感告别这个世界的,实在千年难得一见。单就20世纪而言,那么多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有谁曾怀着诚惶诚恐的忏悔心和愧疚感担当过一丝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著作等身的人要说出他的羞愧与耻辱,这需要多么高贵的精神追求和多么坚强的心理力量。”^⑧正是巴金永无止境的人格追求、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往往使他能够从盲从中解脱出来,成为时代的先觉者。纵观人类的文明进程,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先觉者,均难以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沟通,他们把与人交流的渴望寄托在作品里,尤其是散文里。随着对巴金散文研究的深入,时代思想的解放,一个真实的巴金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他是一个文学大师,也是一个普通人,如果说他与普通人尚有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比普通人拥有更博大的胸怀与爱心,也比普通人充满着更多的深刻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思与行的矛盾,爱与憎的冲突……

巴金的小说成就光芒太盛,使他成为按传统的文学史的排列次序——鲁郭茅、巴老曹所谓的进步作家的头把交椅,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称谓。要想了解他独特的人生道路人生信仰,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与心灵世界,是非读他的散文不可的。俗话说,“文如其人”,如果这个“文”指的是散文,则更会赤裸裸的展示其人。通过巴金的散文,我们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探索人生的轨迹——对于绝

望的顽强的反抗,对于光明的执着的追求。他像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那样:

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若干年前我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在我的心灵的祭坛立下这样的誓言:要作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笔还捏在我的手里,红灯还亮在我的前面,……我仍然要向着红灯前进。

红灯是什么?不就是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勇士丹柯那颗燃烧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高尔基的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⑨

挖出自己的心照亮那在黑暗中并不太清晰不太明确的人生之路,“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他们的人。我们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者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般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⑩

作为作家,巴金不像鲁迅那样是青年人的导师,他是把自己的一颗赤诚的心交给读者,与读者一起来探索前进的路,直到他不能再提笔写作,仍然以自己的行为来昭示人生之路该如何走,他无私的胸怀令卑鄙者汗颜。他燃烧自己鼓励众人追求光明,把心交给读者的坦诚使他成为了读者的朋友,他自己探索更鼓励读者与自己一起探索,“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⑪

20世纪上半叶,鲁迅被称为民族魂,下半叶巴金被称为世纪的良知,两相对应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两大高峰,巴金比鲁迅幸运,他看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的实现及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并秉承鲁迅积极的批判现实解剖现实的精神,对中国建国后所出现的文化倒退进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同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不能

用笔倾诉感情时,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幸运地跨进了新的世纪,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并实现了他晚年人生理想的几个重要目标:全集的编辑出版及译文全集的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并已经开馆,同时也留下了他个人也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一大遗憾——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得不到响应,但他毕竟以他的《随想录》为其奠基铺上了第一块砖瓦。

巴金作品从问世起就引起了时代的关注,在二三四十年代,巴金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产生了与时代的强烈共鸣。随时代的变迁,读者层次的不同,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不同,情感体验心理气质的不同,在读者心目中巴金的形象也不尽相同,对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的评价也不相同。艺术评价本无什么固定不变的标准,而这种不同的评价及其理解恰恰表现出巴金作品文本解读的丰富性,扩张了作品的意义。他的作品与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食粮。“巴金主要是一个小说家著名的,但他并不把写长短篇小说本身看作目的,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手段,以它去促使他的读者们加入革命的行列,把现存的、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社会平等、正义和普遍幸福的世界。”^⑫巴金的散文中没有多少名言、格言、警句,但深刻的生活哲理就蕴含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只有能与时代产生共鸣的心弦,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去感受生活所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真正引起读者的共鸣,并能对读者的人生道路产生长久的影响。巴金作品的魅力,并不单纯地是他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和他的人生信念,更是因其崇高的人格贯注于其中为其情感的基调、配合心灵之火的燃烧,与生活与时代相通而激起的感情的波涛,能与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而文学作品的最大的魅力不就是能够与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吗?

巴金虽然以一个著名作家而名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及满腔热情都献给了文学事业,但他内心深处的希望绝非如此。他走上文

学道路从事写作的动机不是要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几部名著。文学只不过是他在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借以释放那像火山一样的激情的方式。创作之初,明确的功利目的使他根本考虑不到要去创造什么精美的结构或者用什么典雅语言文字创造含蓄的意境,只能用不加修饰的平铺直叙来直抒胸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不能不说由于强烈的热情灼伤了文学性,却能够使人在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个文弱书生改造世界的博大的胸襟与气魄,被他的热情所吸引所感染,不能自己地卷入作者激情的波涛,只是在读过之后,如果进行冷静的分析判断,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在布局谋篇、在文字运用上不够精致之处。即使是晚年的《随想录》,在饱经政治斗争的摧残之后,那心灵中浓厚的阴影投射到文章中,让人体会到心灵的痛苦的痉挛。那种在政治高压下丧失人格的创痛,为求自保而出卖良知自取其辱,至今仍余悸未消的恐惧,自认建国后一事无成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的幻灭感,使得他的笔下没有同时代老年人随笔的从容不迫,仍然是那样的激情澎湃,真切直率而又迫不及待,热情依旧,坦诚依旧。毋庸讳言,巴金的散文确实存在着不足之处,他给我们留下了几十部散文集,并非篇篇精品,但他无疑称得上是形成了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散文作家。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即使如朱自清那样讲究散文艺术构造的大师,也并非字字玑珠,何况巴金这样以热情取胜的作家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他构思成熟、理智能够控制感情的时候,他的散文同样也可以写得文辞优美结构严谨意境深邃。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饱含激情的描写中倾诉情感,喜欢用第一人称,感情浓烈而无华丽铺陈的辞采,热烈亲切,真诚诚挚,以情动人,自然朴实的风格,像老朋友围炉夜话,促膝谈心,靠字里行间真情的流露,自然地感染读者。读他的散文,自然流畅,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于平淡中见文采,浅显处出意境,自然中见严谨,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巴金的散文也是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是多

样化的,几乎所有的散文样式巴金都作过尝试,并取得了决非浅尝辄止的成就,这里有特写、随笔、游记、书信、感想、回忆、通讯报道……他的散文观也属于广义的散文观,“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③而且巴金的文学创作是始于散文,终于散文,早在1921年巴金还是一位中学生时就在当时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1921年11月1日第54期上发表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篇散文《可爱的人》,第一部散文集是记录他赴法途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海行杂记》,最后的作品集是《再思录》,最后的一篇散文是1998~1999年在病中断断续续口述的《怀念振铎》^④,可以说巴金的散文创作是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相始终的。

注释

- ①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第5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② 巴金:《片断的纪录》,《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③ 巴金:《再谈探索》,《探索集》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④ 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第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 ⑤ 巴金:《电椅序》,《巴金全集》第9卷第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⑥ 巴金:《电椅序》,《巴金全集》第9卷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⑦ 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文集》第14卷第331~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⑧ 摩罗:《孤独的巴金》,选自刘慧英编著《巴金:从炼狱中走来》第21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 ⑨ 巴金:《〈巴金论创作〉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 ⑩ 巴金:《致沈从文》,《巴金全集》第24卷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⑪ 巴金:《再谈探索》,《探索集》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⑫ 奥尔格·朗:《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间的中国青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
- ⑬ 巴金:《谈我的“散文”》,《巴金全集》第20卷第5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⑭ 巴金:《怀念振铎》(未完稿),2003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